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张海君总策划
当代青少年小说读本

高不过二

蔡玉燕◎著

棵庄稼

院前的那棵棉花，春去秋来，在七奶的呵护下茁壮成长，正是晚秋，枝上蹦满了洁白的蓬松绒绒的棉花。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当代青少年小小说读本

张海君 / 总策划

Gao Bu Quo Yi Bu Quo Bu Quo

院前的那棵棉花，春去秋来，在七奶的呵护
下茁壮成长，正是晚秋，枝上蹦满了洁白的蓬蓬
绒绒的棉花。

高不过一棵庄稼

蔡玉燕◎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不过一棵庄稼/蔡玉燕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当代青少年小小说读本)

ISBN 978-7-206-07336-6

I.①高… II.①蔡… III.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3792 号

高不过一棵庄稼

著 者:蔡玉燕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晴晨工作室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336-6.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高不过一棵庄稼

发髻高梳	3
高不过一棵庄稼	6
黄獠之死	9
刺 字	11
制 服	14
半 步	16
报 复	18
天 籁	21
德城炖	23
红头巾	26
病	29
蝉 鸣	32
蛋家新生活	35

第二辑 烟灰缸

红鸡蛋	39
字	42
青丝三千	45
左 手	48
当爱都被往昔冰封时	51
救 赎	56
口 红	58
味 道	61
烟灰缸	63



目

录

GAOBU
GUOYIKE
ZHUANJ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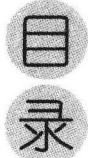
周大民的八百块	66
虞 姬	69
外嫁女	72
大牛与红衣	75

第三辑 望远镜

让生命如酒	83
移 民	85
兄 弟	88
辛酸的葡萄	91
轮 回	94
差 距	96
马克的战争	98
冰	101
救	103
人头蜂	106
工 伤	109
狂犬病	112
讲义气的阿润	115
望远镜	119

第四辑 寻一处明净

做法事的憨爷	125
蝎 虎	128
英雄的毁灭	131
两根葱的爱情	134
乳 汁	137
三十丈的草坪	140
母 亲	145
踏 歌	147
兔 眼	150
米醋飘香	152
寻一处明净	155



contents



戏·鞋子	157
花开无语	160
卖渔仔的爱情	164

第五辑 白底蓝花的旗袍

多加一个铁网兜	169
春花秋月何时了	171
织	175
雪落无声	177
祖训	179
如果	182
青红的春天	185
腰	188
请求疯癫	191
烟	194
白底蓝花的旗袍	196



目

录

GAOBU
GUOYIKE
ZHUANJIA

第一辑

高不过一棵庄稼





发誓高梳

碧玉被马家休了。大雨如注的傍晚，碧玉一身泥水推门进来，“扑通”跪在娘脚前号啕大哭。

娘傻了，愣成了泥人。闺女被婆家休了，丢人啊！

娘陪碧玉“呜呜”了一阵，转身冒雨出门了。娘是去找端子爷的。长辈人中端子爷最有威望。娘要趁风声没透漏前，让端子爷拿拿主意。

端子爷抽了两管水烟，才叹气说，我去一趟吧，不过马家人话已出口，再让人家吞回去，难啊。

雨停了，天却阴得吓人。晚饭时端子爷来了，端子爷说，我嘴皮子磨出茧子，马家人才终于吐口，可条件咱难答应呀。

咋说的？只要不休碧玉，啥都答应。娘忙说。

人家让墨玉也嫁过去。端子爷说，碧玉两年未有身孕，只有让墨玉替她了。

啊？娘的眼珠差点蹦出来，让墨玉也嫁过去？这……

这还是我磨了半天嘴，人家才答应的。端子爷叹气说，你再想想看，等碧玉的事传出去，说啥都晚了。

娘见端子爷转身要走，忙扯了端子爷说，俺……答应。

不反悔？端子爷说，把话传过去可就一碗水泼地上了。

娘忙说，不反悔，只要不休碧玉。

墨玉被骗回来了。娘捎话说自己病了，卧床不起。墨玉在水城。墨玉是浮桥镇第一个在水城读书的女娃。

墨玉没等娘把话说完，泪水便倾眶而落。怎么能这样？

还能咋样？都怪娘想攀高枝。娘哭着求墨玉，你就眼睁睁看你姐被休？可怜你苦命的姐，可怜可怜娘吧。

墨玉说，当初就不该让姐嫁给马家，她男人的为人你不清楚？吃喝嫖赌他哪样不沾？

木已成舟，你让娘咋办？娘说，只有你能救你姐，只有你能让娘不丢脸。



我嫁给他，他就能改了秉性？墨玉埋怨娘，你把姐推进去还不够，还要推我入火坑吗？

墨玉！有你这样给娘说话的吗？娘一板脸说，娘已答应了人家。

那是你的事，反正我不答应。墨玉也倔上了。

“扑通”，墨玉没想到娘会跪在自己面前，娘说，你让娘以后怎么做人啊？娘求你了。

墨玉仰起脸，滚烫的泪水珠珠滑落。

墨玉还是不答应娘，娘便反锁房门。端子爷来了，问，到底咋办？那边等着回话呢。

墨玉听见娘声声承诺，便在屋里喊端子爷。墨玉说，我有话对端子爷说。端子爷浮着笑问，闺女答应了？墨玉说，要答应也得把长辈人都叫来才答应。

好好，还是闺女心疼娘。端子爷颤巍巍地出去，又颤巍巍地回来，身后跟着几位长辈人。

墨玉的举动让长辈们目瞪口呆。

墨玉缓缓地掏出梳子，一缕缕将头发卷成髻，又一缕缕高盘在脑后。墨玉微闭双眼，双手颤抖，嘴唇紫青，扑簌簌的泪水徐徐滚落。

墨玉的动作很缓，但每梳下去都像刀子割娘的心。“噉”的一声，娘如梦方醒扑向墨玉，却被端子爷拦住。

墨玉突然摸出一瓶酒，“噗”地咬破了手指，将鲜血一滴滴洒进酒里。墨玉笑了，很放肆地笑着将血酒一饮而尽。

这是水城人的规矩，闺女出嫁必由母亲或女长辈替其梳起发髻，未出嫁的闺女一旦自己把发髻盘在头顶，喝了鸡血酒，便是发了死咒：终身不再嫁人。这种女人叫“自梳女”。以后如发现自梳女再接近男人便会遭族人唾骂，按族规绑石沉海，入水喂鱼。

端子爷在，长辈们都在，墨玉的举动让人心悸，墨玉喝的不是鸡血酒，而是自己的人血酒。

有志气的闺女啊。端子爷赞许着，却板着脸，声音颤抖。

嗯，嗯，志气，志气。几个长辈人都附和着。

自梳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即便长辈人和她们碰面也要让道，侧身让她们先走。

墨玉啊！娘哀叫一声，晕厥过去。

老天惩罚我，害了两个闺女呀！娘清醒后号啕大哭。墨玉的发髻已高高盘起，一切都无可更改。



自梳女要自寝、自炊、自给，墨玉搬出了娘的家门。

无情啊，墨玉坑了姐和娘。墨玉眼前是浮着的笑脸，背后却是刀子似的冷语。

墨玉失踪了，浮桥镇再也不见她的影子。墨玉走了，去外面混男人了，造孽啊！端子爷们请人捏了个跟墨玉相仿的面人，绑上石头沉入了海底。这一沉，活生生的那个墨玉算已死了。

小树长成大树，大树变成木材，木材做成棺材，棺材送走一茬又一茬老人，才有消息隐约传来，墨玉随船去了南洋，到异乡漂泊了。





高不过一棵庄稼

已是第三碗了，搪瓷烧的海碗盛着褐红的粘稠的晃荡的糖水，经过七奶青筋突凸的老树皮般的手巍颤颤地递了过来。又是鸡蛋、小米、红糖！马儿感到胃一阵阵地收缩、痉挛，刚喝下去的两碗鸡蛋糖水在胃壁内起浪，翻滚。

马儿，喝吧！

七奶看不到马儿的胃，七奶银白的稀疏的发下镶着的那张褶皱起伏的老脸上的五官全挤一起了，都盯在了马儿红膛膛的脸上。

七奶裂开只剩下三个牙齿的嘴巴，吸着气笑，马儿，喝吧，瞧你的脸膛，喝得多红亮？

只剩下三个牙齿的嘴巴呼出来的老去了的腐朽了的味道，让马儿皱了鼻子往后一退，他说，姆妈，第三碗了。

七奶举着海碗，上前一步，再喝一碗吧，自家养的鸡下的蛋，自家种的小米。

姆妈！

马儿伸手一挡继续往脸门递过来的海碗，厌烦地叫，够了。

七奶没料到马儿会伸手来拨海碗，盛满鸡蛋红糖的海碗，啪地一声，扫落地上，粘稠的糖液四下溅开，小屋里顿时弥漫着腻腻的甜味。

马儿？……

七奶望着儿子，混浊的老得几乎没了睫毛的眼睛全是愕然。马儿也给海碗落地的声音惊得一跳，他说，姆妈，我是无心的。

我知道，我知道！七奶回过神来，摸索着进厨房，叨唠道，锅里还有，锅里还有，我给你再盛一碗。

姆妈！马儿烦躁地阻止道，不用麻烦了，我马上要走的。

我知道，喝一碗再走，喝一碗再走！七奶拿起黑漆漆的勺子伸向盛着糖水的锅。



姆妈！马儿突然冲进厨房，夺过勺子，狠狠地往锅里一按道，姆妈，我已经喝两碗了，够了。

七奶抬头看着儿子，噙着嘴唇，委屈地道，从前你都喝三四碗的啊！

从前的马儿可爱喝这鸡蛋糖水呢，别看他个小人瘦皮黑，但喝起鸡蛋糖水来，像一头小壮牛，咕咚咕咚地将满海碗的糖水往小肚子里灌，灌了一碗还不够，还喝第二碗，第三碗……

七奶弄不明白，为何马儿变得不喜欢喝鸡蛋糖水了。

七奶在院子前面种了棵棉花，早上，七奶透过棉花的叶子，看见马儿开着黑色的小车风一般卷进村子。

马儿回来了。七奶颠颠地跑到后屋，从米缸里摸出十枚洁白的鸡蛋，又颠颠地洗锅生火。

马儿长大了，马儿大学毕业了，马儿成家了，马儿当大官了。马儿为党为国为人民，忙得都没时间往家跑跑。

如今马儿竟然回来了，七奶不忘给她的马儿做鸡蛋糖水。

可马儿却不喜欢喝鸡蛋糖水了，喝第一碗时，他皱了皱眉头说，姆妈，咱这村准备通国道呢，是大事。

七奶咧着缺剩三个牙齿的嘴巴，吸着气笑，是大事呢！

喝第二碗糖水时，马儿犹犹豫豫，眉头拧更紧了，他说，姆妈，将你的身份证和房子的地契都给我吧，我明天去把户主改过来，反正早晚得改我名下的。

七奶咧着缺剩三个牙齿的嘴巴，吸着气笑，是早晚得改你名下的！

马儿笑了，搁下海碗说，那赶快拿给我吧，我要赶着回城呢。

七奶说，不忙，再喝一碗。

可马儿不愿意再喝了，他按着七奶的手，厌烦地问，姆妈，你是想留着我不让我回城去吗？他责备地说，姆妈，你知道这是不行的，工作很繁重，你媳妇儿也不同意。

七奶呆了，混浊的眼里滚出两颗混浊的泪，七奶慢慢将干枯的手从马儿肥厚细嫩的掌握中抽出来，然后，用袖角擦了擦嘴角的唾液，转身离开厨房。

马儿站在门外，七奶从里房拿了地契和身份证，塞到马儿手里。马儿接过，张了张口，七奶打断说，走吧！

院前的那棵棉花，春去秋来，在七奶的呵护下茁壮成长，正是晚秋，枝

上蹦满了洁白的蓬蓬绒绒的棉花。

七奶站在棉花前，目送着马儿驱车绝尘而去，七奶伸手摸着那满树的绵绵软软的棉花，不觉眼角就湿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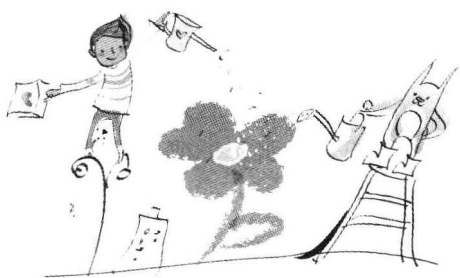
七奶并不是要挽留马儿啊！七奶只想将积攒一生的最甜的祝福装进马儿的胃里而已。

对面院子的六爷目睹了全过程，对面院子的六爷在青石板上叩着烟杆叹：人啊，咋还不如一棵庄稼？



高不过一棵庄稼

GAOBU
GUOYIKE
ZHUANJIA





黄獠之死

这是一只健美的雄性的黄獠，它有结实的肌肉，黄亮的毛皮，修长的四肢。它本生长在碧树青青绿草茵茵的山丘里。它有自己的妻子儿女，有自己的家。它本应带着妻儿自由地奔跑在山丘向阳的草地上。听说它奔跑起来的速度很快，可以用疾跑如箭来形容。

这时，彩霞满天，层林尽染。生性怪癖的它，撇下妻儿独自在矮树下享受嫩草。这是一个万物蓬勃的春天，草儿特鲜嫩，它啃得有滋有味。它几乎感觉不到危机已经向它靠近。当它机警地嗅到了人类的味道，敏捷地拔腿往树林深处奔去时，它竟然没注意到，它奔跑前进的方向，就在两棵矮树的中间，有一张张开着的网。于是，它自投罗网。

此刻，它被人用黑布蒙着头部，困在拇指粗的铁枝造成的笼里面。看来，再灵健的动物，奔跑得再快，也比不上人类的智慧。

友人开了整一个小时的车子，专门载我到这个边远小镇吃野味，听说这里随时能吃到刚从山上猎回来的野味。店老板颠着屁股极力地向我们推荐他刚猎回来的黄獠。我没见过黄獠，便随老板去看这新捕的笼中物。当我看到它时，它正焦累不安地低鸣，步伐凌乱地在笼内悠转。嘴里时短时长地发出凄怨的鸣声。我想，现在的它或许思念着尚幼嫩的妻儿，又或许它希望能看看美丽的山林最后一眼吧。

老板不胖，干净精悍。他说，这黄獠刚捉到的，新鲜。我点头，它四蹄上湿湿的泥可以证明。

它是公的，血活皮韧，要整只才卖，38元一斤，不零斩。老板又说。我伸手进笼里摸一下它的脊背，很滑。但它却惊得一跳。我说，我买了，把它头上的黑布取下来吧。

老板迟疑地看了我一眼说，不能取。

我恼，我是全只买的，取。

老板又看了我一眼，伸手进笼里，掀起它头上的黑布。

它真美，溜黑滚圆的眼睛，粉的唇，脑袋上还支了两枚雅气的角。我忍



不住又伸手进笼里想抚它的脑袋。但它猛地往后一缩，眼里闪过一道寒光。

不好！老板话音才落，它已后肢往下一坐，压出一个15度的角，健美的身体腾起一道优美的弧，它像陨石瞬息向笼靠墙壁的方向弹去。

啊！……我还来不及惊呼出来，它美丽的头颅已撞在铁枝上，撞出一片血肉迷糊。它喘息了一下，摇晃着站起来，后退几步，又在用后肢压出一个15度的角，然后腾起一道带着血光的弧，向笼靠墙壁的方向弹去……

这是怎么惊心动魄的一幕啊。泪水涌出我的眼眶，我抓着老板的手哀求道，赶快阻止它吧！

老板摇头，黄獠是不能看见自己被困在笼牢里面的，所以我们捉到它们后，都会给它们蒙上黑布，不然，它们会自杀。

它一次又一次地倒下，又一次一次地站起来往墙壁撞去。虽然它撞向墙壁的力度一次比一次弱，鲜血已把笼子染红，但它仍执着地坚持。血腥夹着死亡的气息，一波波地向我袭来。它哪是在自杀？它是把一枚枚仇恨的子弹击打在我的心口啊！我震撼得只会不停流泪。

最后，它山崩般倒在鲜血里，脑骨迸裂，脑浆涂地。哀鸣时断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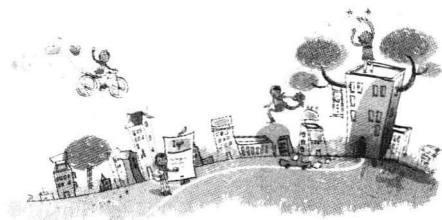
我本想把它买下来放回山林去的。我扑跪在笼子前。

老板说，这黄獠虽死了，但它的肉还很鲜嫩的。

我那里还有吃野味的心情？我味蕾苦涩。我扶着铁笼，支起虚脱了的身子说，钱我一分不少地给你，麻烦你把它扛到山林里埋了吧。

老板惊奇地望着我，这黄獠二十多斤，要差不多一千块钱……

我深深地向它鞠了一躬说，埋了吧，士可杀，不可辱。





刺 字

那天，你站在风里，院前黄叶飘飞。王佐已携金玉珠宝策马而去，面前叛军四起，江山危危，你心如乱麻。

你不由想起过往。母亲常对你说，鹏举啊！鹏举！那年连连暴雨，你出生才三日，黄河突然咆哮起来，滔滔洪水淹没了整个汤阴。你父亲将我母子俩抱进花缸，手拽着花缸嘱咐：“此子托于你，全仗你保我岳氏一点血脉……”话未完。一个黄浊的浪便盖了过来，你父亲手一松，身体便随波漂去。

每说到此时，母亲已是泪水涟涟。你知道，母亲抱着你，随水势漂浮，漂至河北内黄县时，被善人王员外救起，方拾得母子活命。

你仰天长叹，人生际遇总无常。幼时虽苦，而今你已身怀十八般武艺，腹藏八百卷兵书，威名远扬在外。又逢金人施虐，犯我中原，两帝被虏，国难当头，你本欲赶赴前线，为国效力。无奈奸臣当道，国无英主，你纵有男儿大志，却难寻报国之路。

你转身，却见母亲端坐中堂，神情肃穆。你忙上前，跪下请安道，母亲为何不在内堂歇息？外头贼风正大，母亲身体单薄，入了寒凉，孩儿怎担当得起？

母亲正容问道，方才去的是何人？

你不敢隐瞒，答道，此人乃洞庭湖通杨么差来的，名叫王佐，游说孩儿与他共辅杨某反我大宋。儿已表态，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决不负宋。

母亲点头道，我儿做的甚对，起来摆好香案。

你忙搬来一张桌子安置堂中，备好香案。此时母亲已将媳妇叫出，在堂前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

母亲唤你上前，跪下。媳妇赶紧走至案边磨墨。

母亲问，我儿可曾记得儿时之清贫？

你点头，孩儿不曾忘记。

儿时你常羡慕王员外的儿子王贵，能坐于学堂跟老师学习写字。而母亲